釋文紀　二三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卷十[illegible]
明 梅鼎祚 輯
劉孝綽
答雲法師書
[illegible]而令[illegible]海並示物有所[illegible]劉太僕思劝啓義窮深
遠語兼巧便伏膺希有其心踴躍昔戈盾夾車備不虞

於周后兵旗引駕防未然於漢君斯皆執心黃屋瑞無紺馬事極寰寓之中理隔天人之外皇上自茲善覺降迹閻浮以住地之心行則天之化故能慈導三有仁濟萬物猶以法藥未周寶船不倦解劒却葢躬詣道場瑞花承足人觀雕輦之威金輪啓路物覩重英之飾顯實開權事均祇鷲本無四畏寧慮五怨思効遂膚引梁丘隨劍之説日彈觸瑟之辭何異迴龍象於兎徑注江海於牛跡聖旨慇懃曲相誘喻豈直淨一人之垢衣將以

破羣生之暗室弟子世傳正見幼覩真言但惑網所縈塵勞自結微因宿植仰逢法教親陪寶座預餐香鉢復得俱聽一音共聞八解庶因小葉受潤大雲徦蒙開示深自慶幸不勝歡喜略附陳誠劉孝綽和南 廣弘明集

棲隱寺碑

開方便門示真實相置甘露室遵甘露津苦語輭言隨方弘訓俯心降迹逐物重輕中枝小葉各隨業根愍其四流五結有來而不散八慢九邪一淪而莫曉如彼醫

王等之藥樹去聖茲遠思聖茲深誠敬所先是歸龕象
自妙法東注寶化西漸公卿貴仕賢哲偉人莫不嚴事
招提歸仰慧覺欲使法燈永傳勝因長久銘曰
給孤梵蕩善勝崩淪堂堂宗匠克紹慧因地雖舊域其宇
維新召棠且思羊碑猶泣況我仁祠義踰生立遺愛伊何形
于南邑亦有庶民經始攸急珠殿連雲金層輝景衢交
達巷門臨樹屏五居推妙三空愧靜銘施柱側記法窟
前孰云千載餘迹方傳敢宣衆說敬勒雕鐫汾域未滅

斯文在茲 藝文類聚

劉孝儀 字子儀綽弟 豫章内史

雍州金像寺無量壽佛像碑

昔尭乃則天莫能名其聖孔纔譬日無得稱其道況復欲宣五品將歎三法固使迦葉恥其無智龍樹羞其非辯猶聞獻益長者頌以七言無學比丘陳其百句至有九輩性生一身補處塵洗玉池神閒金葉樹聲繁會趙簡於是未聞地寶焜煌周穆之所不見昔者出城石轉

平等刹下銘

香薪已燎花疊盡然頻果絕其軟言綿毫收其廣照紺

鉢遺采託慕所依紅爪餘暉申悲是寄因使金表爭構

玉剎競脩豈止天界飾其四園龍宮陳其七寶樹似菴

林峯疑鷲色孕吐仙霧涌瀨靈泉燕室綠雲精廬切漢

制兼秘殿乘美御房羲和假道於罘罳翔鸞迴翼於飛

棟建章厭勝未及雕甍甘泉避暑豈窮輪奐檻綴玫瑰

階填粟玉絡以如意飾用沈檀火齊勝明燭銀颺采釋

梵奪其身光日車貶其輪照辭曰

惟茲寶塔妙跡可傳盤稱鄴境樓美涪川雙龍虛繞九鳳徒懸豈如神刹耿介凌煙珠含䰟月幡垂淨天寶鐸夜響銀地朝鮮簷棲迴霧砌卷香蓮翻蠡下梵隧鶴歸仙恒沙擾擾世界綿綿踐茲勝影祛彼蓋纏

劉孝威 字孝威儀弟太子中庶子

謝東宮賜聖僧餘饌啓 北户録注作謝賜聖僧餘福果食一頭

齋桓柏寢之器周穆軒宮之寶乳糜香飯素㮈糗漿五

杏七桃靈瓜仙棗莫不氣馥上天薰流下界石崇芳果
金谷僅於萬株陳湯木滋杜陵幾于千樹猶自高謝珍
奇多慙品族

謝東宮賜淨饌啓

靡獻牛妝飯出龍宮千品甘露之食百花珍藥之果餅
兼髓乳漿包蔗榛雕盤流其滋旨寶器委其包香足使
五世長者羞彼識味一角仙人恥其呪術微物多幸叨
奉曲恩性命可捐殊私難答

為皇太子謝勑賚功德馬啓

伏惟忘我狥物屈已濟民該天地而大捨總日月而為施既脫軛於金輪又解驂於紺馬出余吾之水服騶駼之廄名高夏后之龍價倍田方之牘謹當秣以柏葉飴以丹棗加之玉鞍飾之金絡（並藝文類聚）

劉孝標（本名峻字孝標平原人安成王護軍參軍）

與舉法師書（釋智順傳法華惠舉為順墓誌銘）

聞諸行李高談徽德逖聽風聲心飛魂駛無異蘄仙之

望石髓太陰之思龍燭蒼星昏昃涼雲送秋道勝則肥
固應頤攝衣裳虹蜺帷幕霄露餌黃菊之落藥酌清潤
之跡流旦候歸鴈晨凫暮聽羈雌獨鶴神影影爾益象
蕭史之騎鳴鳳列子之御長風雖荊卿旁若無人孝然
堅卧氷雪沈沈隱隱何以尚之哉至於馳騖經圃翺翔
書圃極龍宮之妙典殫石室之鴻記道生伏其天真旻
倩謝其辨物若乃習是童子措志雕蟲藻思內流英華
外發葳蕤秋竹照曜春松爵頌息明珠之譽長門濫黃

金之貴賤矣美矣煥其麗乎昔旅浙河嘗觀組績不覺紙勢筆焚魂魄斯盡自茲厥後兩絶珪璧意睠睠於菁華腸迴迴於九逝夫日御停照不踰隙穴海若濆湧莫限隈嵎以玉抵鵲昔傳餘寶冀閲清徽用瘳眩疾然越民非鬻冠之所齊國豈奏韶之地望與其進無貽責焉

廣弘明集

劉之遴字思貞南陽涅陽人太常卿

弔震法師亡書

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泡電倏忽三相不停苦空無我五陰寧住尊師僧正捨壽閻浮遷神妙樂雖乘此宿殖必登善地人情怛化銜疚悲摧念在三之重追慕哀慟纏綿永往理不可任奈何奈何僧正精理特拔經論洽通蔬菲終身有爲略盡枯槁當年儀形二衆宜直息心標領亦爲人倫之傑弟子少長游遇數紀迄茲平生敬仰善友斯寄衰疾待盡不獲臨泄鯁慟之懷二三增楚扶力修喭迷猥不次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

與震法師兄李敬胐書

生滅無常賢弟震法師奄同力士生處道識長往法言永絶惋怛抽摧不能已已年事未高德業方播疾恙甫爾謂無過憂遂至遷化道俗驚愕念孔懷之切天倫至慟永往之情不可居處奈何奈何法師義味該洽領袖黑衣識度愷悌籍甚當世昔在京師聖上眄接自還鄉國歷政禮重且講說利益既實弘多經始寺廟實廣福業襟抱豁然與物無迕所與遊款皆是時賢白黑歸美

近遠欽敬豈止息心殄瘁實亦人倫喪寶追懷歎愴何
可弭歇并辱遺書及别物對增哽欷殿下自為作銘又
教鮑記室為誌序恐鮑相悉未能究盡已得面為鮑説
諸事行及徽猷計必勒不朽事如令日誌石為薦并呼
師修之鐫刻亦當不久可就言增泫然投筆悽愴劉之
遴頓首頓首

弔僧正京法師亡書

八月二十日之遴和南法界空虛山木隤壞尊師大正

遷神淨土凡夫淺累嬰滯哀樂承此凶訃五内抽摧哀慟深至不能自已念追慕永往纒綿斷絶情在難居奈何奈何大正德冠一時道廕四部訓導學徒紹隆像法年居僧首行為人師公私瞻敬遐邇宗仰若乃五時九部流通解説匹之前輩勝類往賢雖什肇融恒林安生遠豈能相尚頓悟雖出自生公弘宣後代微言不絶實賴夫子重以愛語利益窮四攝之弘致檀忍知慧備六度之該明白黒歸依含識知庇舟航愚冥棟梁寺塔日

與印闍黎書裴子野撰南齊智稱法師碑云宋大明中益部有印禪師者苦節洞觀鬱為帝師未審此為何

大喜稽首和南大喜精誠無感奄丁禍罰攀號永往五內屠膾自咎自悼萬殞何補慈母臨終正念不亂繫想諸佛及本師至乎壽盡凡夫戀著母子恩深嬰此長別肝心破潰不能自任遺旨以三十兩上金奉別充道場功德九月二十八日奉營安厝終始永畢不可復希長號懊惱無心苟存伏度聞問理垂哀愍所希運心救拔

必使亡靈游於淨土不圖此答臨紙崩絶大喜和南竝廣弘明集

王筠字元禮琅邪臨沂人太子詹事

國師草堂寺智者約法師碑

結宇山椒疏壤幽岫蓄雲泄雨霤映房櫳浴日涵星翻光池沼震居暇豫留思幽微研精經藏探求法寶香城實相之談金河常樂之說究竟微妙洞遠幽玄旋庭為道心之宮華林構重雲之殿師子之座高廣於燈王聽

法之筵衆多於方丈開寶函之奥典闡金字之微言顯
證一乘宣揚三慧辯才無閡遊戲神通莫不皆悟無生
咸知妄想隨類得解俱會真如銘曰
形在江湖心超祇鷲思協風雲量包宇宙軒瞰蒼波窗
承翠嶺須枕煙霧擘持光景

開善寺碑

妙門關鍵闢之者既難法海波瀾游之者未易是以軒
稱俊聖堯曰欽明韶濩有美善之風文武致時雍之業

地平天成惟事即世移風易俗匪止今生至如訪道峒山乘風獨遠凝神汾水窅然自喪或宗仰黃老之談景慕神仙之術斯皆不度羣生事局諸己篤而為論道有末弘熏風璚露散馥流甘璧月珠星聯花颺葉脩攡繞於雲根和鈴響於天外玉池動而揚文寶樹搖而成樂

銘曰亭亭切漢耿介凌煙層甍霞聳飛棟星懸並藝文類聚

奉和皇太子懺悔應詔詩序

奉和皇太子懺悔詩仍上皇宸極聖旨即疏降同所用

十韻私心慶躍得未曾有捃摭餘韻更題鄙拙

與東陽盛法師書

菩薩戒弟子王筠濡名慧炬稽首和南問訊東陽盛法師弟子昔因多幸早蒙覲接歲月推流踰三十載欽慕風德獨盈懷抱間以山川無由禮敬司馬叅軍仰述存眷曲垂訪憶既荷録舊之情兼佩慇懃之旨歡欣頂戴難為譬説仰承垂和履福享年九十有四嗤緈人之末高同英宗之遐壽且耳長直已過頂齒剛曽不先落延

華駐彩怡神輔性自非宿殖善因何以招斯勝果尊年尚齒之誠懷德敦舊之欵依風慕道之深欣羡景仰之至興居在念寤寐載懷弟子恨此樊籠迫茲纓鏁無由問道撫躬如失庶心期冥會咫尺江山道術相忘棄置形跡惟願敬勗保此期頤赤松朱髮復何足貴飛錫騰軀真在旦夕指陳丹欵殊未伸暢儻惠一言豈不幸甚

弟子筠稽首和南

與雲僧正書

弟子孤子筠頓首稽首和南弟子釁結幽明備嬰荼蓼
攀援崩踴肌髓糜潰尋繹煩寃肝腸寸斷號天叩地永
隔精誠捨命捐軀終無補益思欲仰福廣爲法事以伸
罔極之痛少寄追慕之誠鑄像度僧仰遵法教建齋設
會務依經典敷說大乘誘度羣生其福不淺仰惟大正
法師道心純淑至德凝深智包空有照通真俗多聞不
窮機辯無礙一代師匠四海推崇弟子宿值善因早蒙
親眷情同骨肉義等金蘭外書所謂冥契神交内典則

為善友知識敬藉微緣敢陳大願來歲夏中欲仰請講說弘法之情既無彼此眷愛之深特希降屈公私道俗要請既多故預諮聞必願允遂宣圖一旦忽有斯白臨紙崩衄厝言無次弟子孤子王筠頓首頓首稽首和南

與長沙王別書

筠頓首頓首高秋淒爽體中何如願比勝納承入東禮拜用深傾仰昔蕃后遨遊不無是事或龍舟水嬉或臨川送遠搃金飛旆汎此安流猶復見重良書以為盛德

未有選日簡辰歸誠繫念尋法城之遊逗祇園之聚翹心讚歎無以譬說僕夙疾增瘵蹇廢蓬門不獲執離彌深傾遲願敬勗白書不次王筠頓首頓首並廣弘明集

與瑗律師書

筠和南至節過念哀慕深至情不可任寒凝道體何如想比清豫弟子羸勞每惡懈弊何理春請勤御比日來敘遣白王筠和南淨化帖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歷步兵校尉為文長于佛理就定林寺出家名慧地

剡縣石城寺彌勒石像碑銘

夫道源虛寂冥機通其感神理幽深玄德司其契是以四海將寧先入威鳳之寶九河方導已致應龍之書況種智圓照等覺徧知揚萬化於大千攝億形於法界其靈起攝誘之權影現戲遊之力可勝言者哉自優曇發華而金姿誕應娑羅變葉而塔像代興月喻論其跡隱鏡象譬其常照律師應法似流宣化如渴揚舲浙水馳錫禹山於是捫虛梯漢構立棧道狀奇肱之飛車類似叟

之懸閣體高圖範冠采虹霓椎鑿響於霞上剖石灑於雲表信命世之壯觀曠代之鴻作也青雘與丹粟競采白金共紫銑爭輝梵王四鶴徘徊而不去帝釋千馬躑躅而忘歸 藝文類聚

滅惑論

或造三破論者義證庸近辭體鄙拙雖至理定於深識而流言惑於淺情委巷陋説誠不足辨又恐野聽將謂信然聊擇其可採略標雅致

三破論云道家之教妙在精思得一而無死入聖佛家之化妙在三昧神通無生可冀詺死為泥洹未見學死而不得死者也滅惑論曰二教真偽煥然易辨夫佛法練神道教練形形器必終礙於一垣之裏神識無窮再撫六合之外明者資於無窮教以勝慧闇者戀其必終誑以仙術術極於餌藥慧始於觀禪禪練真識故精妙而泥洹可冀藥駐偽器故精思而翻騰無期若迺棄妙寶藏遺智養身據理尋之其偽可知假使形翻無際神

暗鳶飛戾天寧免為烏夫泥洹妙果道惟常住學死之
談豈析理哉
三破論云若言太子是教主主不落髮而使人髡頭主
不棄妻使人斷種實可笑哉明知佛教是滅惡之術也
伏聞君子之德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
也滅惑論曰太子棄妻落髮事顯於經而反白為黑不
亦因乎夫佛家之孝所苞蓋遠理由乎心無繫於髮若
愛髮棄心何取於孝昔泰伯虞仲斷髮文身夫子兩稱

至德中權以俗内之賢宜修世禮斷髮讓國聖哲美談況般若之教業勝中權菩提之果理妙克讓者哉理妙克讓故捨髮取道業勝中權故棄迹求心準以兩賢無缺於孝鑒以聖境夫何恠乎

第一破曰入國而破國者誑言說偽興造無費苦尅百姓使國空民窮不助國生人減損況人不蠶而衣不田而食國滅人絕由此為失日用損費無纖毫之益五災之害不復過此滅惑論曰大乘圓極窮理盡妙故明二

諦以遣有辨三空以標無四等弘其勝心六度振其苦業誑言之訕（一作詘）豈傷日月夫塔寺之興闡揚靈教功立一時而道被千載昔禹會諸侯玉帛萬國至於戰伐存者七君更始政阜民戶殷盛赤眉兵亂千里無煙國滅人絶寧此之由京索之時石數十萬景武之世積粟紅腐非秦末多沙門而漢初無佛法也驗古準今何損於政

第二破曰入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兄弟異法遺棄二

親孝道頓絕憂娛各異歌哭不同骨血生讐服屬永棄
悖化犯順無昊天之報五逆不孝不復過此滅惑論曰
夫孝理至極道俗同貫雖內外跡殊而神明一揆若命
綴俗因本修教於儒禮運稟道果固弘孝於梵業是以
諮親出家法華明其義聽而後學維摩標其例豈忘本
哉有由然也彼皆照悟神理而鑒燭人世過駟見於格
言逝川傷於上哲故知瞬息盡養無濟幽靈學道拔親
則冥苦永滅審妙感之無差辯勝果之可必所以輕重

相推去彼取此若乃服制所施事由追遠禮雖因心抑亦沿世昔三皇至治堯舜所慕死則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封樹弗修首斬無紀豈可謂三皇教民棄於孝乎爰及五帝服制煥然未聞堯舜執禮追責三皇三皇無責何獨疑佛佛之無服理由拔苦三皇廢喪事沿淳樸淳樸不疑而拔苦見尤所謂朝三暮四而喜怒交設者也明知聖人之教觸感圓通三皇以淳樸無服五帝以沿情制喪釋迦拔苦故棄俗反真檢迹異路而玄化同歸

第三破曰入身而破身人生之體一有毀傷之疾二有髡頭之苦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絕種之罪五有亡體從誡唯學不孝何故言哉誡令不跪父母便競從之兒先作沙彌其母後作阿尼則跪其兒不禮之教中國絕之何可得從滅惑論曰夫棲形稟識理定前業入道居俗事繫因果是以釋迦出世化洽天人御國統家並證道跡未聞世界普同出家良由緣感不二故名教有二緇紳沙門所以殊也但始拔塵域理由戒定妻者愛累髮

者形飾愛累傷神形飾乖道所以潛神滅愛修道棄飾理出常均教必翻俗若乃不跪父母道尊故也父母禮之尊道故也禮新冠見母其母拜之喜其備德故屈尊禮卑也介冑之士見君不拜重其秉武故尊不加也緇弁輕冠本無神道介冑凶器非有至德然事應加恭則以母拜于勢宜停敬則臣不跪君禮典世教周孔所制論其變通不由一軌故佛道之尊標出三界神教妙本羣致玄宗以此加人實尊冠冑冠冑及禮古今不疑佛

道加敬將欲何怪
三破論云佛舊經本云浮屠羅什改為佛徒知其源惡
故也所以詺為浮屠西域凶惡故老子云化其始不欲
傷其形故髡其頭名為浮屠況屠割也至僧禕後改為
佛圖本舊經云喪門喪門猶死滅之門云其法無生之
教名曰喪門至羅什又改為桑門僧禕又改為沙門沙
門由沙汰之法不足可稱滅惑論曰漢明之世佛經始
過故漢譯言音字未正浮音似佛桑音似沙聲之誤也

以圖為屠字之誤也羅什語通華戎識兼音義改正三豕固其宜矣五經世典學不因譯而馬鄭注說音字互改是以昭穆不祀謬師資於周頌允塞晏安乖聖德於堯典至教之深寧在兩字得意忘言莊周所領以文害志孟軻所譏不原大理唯字是求宋人申東豈復過此三破論曰有此三破之法不施中國本正西域何言之哉西域無教剛强無禮不異禽獸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教化之又云西域麤獷欲斷其惡種故令

設像無施信順則孥戮可息既佛教矣方加極刑一言失道衆偽可見東野之語其如理何

三破論云葢聞三皇五帝三王之徒何以學道並感應而未聞佛教為是九皇忽之為是佛教未出若是佛教未出則為邪偽不復云云滅惑論曰神化變通教體匪一靈應感會隱現無際若緣在妙化則菩薩弘其道化在麤緣則聖帝演其德夫聖帝菩薩隨感現應殊教合契未始非佛固知三皇已來感滅而名隱漢明之教緣應

而像現矣若迺三皇德化五帝仁教比之謂道似非太
上義農敷治未聞奏章堯舜緝政寧肯書符湯武抒暴
豈當餌丹五經典籍不齒天師而求援聖帝豈不悲哉
三破論云道以氣為宗名為得一尋中原人士莫不奉
道今中國有奉佛者必是羌戎之種若言非邪何以奉
佛滅惑論曰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真境本固無二
佛之至也則空玄無形而萬象並應寂滅無心而玄智
彌照幽數潛會莫見其極冥功日用靡識其然但言萬

象既生假名遂立梵言菩提漢語曰道其顯跡也則金容以表聖應俗則王宮以現生拔愚以四禪為始進慧以十地為階總龍鬼而均誘涵蠢動而等慈權教無方不以道俗乖應妙化無外豈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法殊譯共解一乘敷教異經同歸經典由權故孔釋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漢語隔而化通但感有精麤故教分道俗地有東西故國限內外其彌綸神化陶鑄羣生無異也故能振拔六趣總攝大千道惟至極法惟

最尊然至道雖一岐路生迷九十六種俱號為道聽名則邪正莫辨驗法則真偽自分案道家立法厥品有三上標老子次述神仙下襲張陵太上為宗尋柱史嘉遯實惟大賢著書論道貴在無為理歸靜一化本虛柔然而三世弗紀慧業靡聞斯迺導俗之良書非出世之妙經也若乃神仙小道名為五通福極生天體盡飛騰神通而未免有漏壽遠而不能無終功非餌藥德沿業修於是愚狡方士偽託遂滋張陵米賊述記昇天葛玄野豎

風橫厲彼岸何遠津航絕濟輕毛易轉花水難留寔逢
象正悟彼生修照曜真法逍遥寶舟占彼勝地胥宇攸
安遥川縈帶峻矩盤桓霞生蓮堞風起長瀾冬室停燠
夏臺增寒

任孝恭 字孝恭臨淮人中書通事舍人

多寶寺碑銘

寶傳茲日法象斯時瞻風候景石陛開基準繩秋子取
則迦夷業隆千載道盛一期上當星紀下接蓮峯還瞻

朱闕却背青松朝雲曖曖夕霧溶溶階通獸迹徑有禽蹤衣移峻嶽錫叩飛泉土木綈錦玉石雕鐫寶階雲構綺壁霞鮮蓮舒藻井芝繞蘭椽法堂每諠禪室恒靜藏韜仙説臺含佛影葉下秋林煙生春嶺並藝文類聚

郭祖深襄陽人歷南津校尉加雲麾將軍

上武帝封事南史武帝溺情内教朝政縱弛祖深為後軍行叅軍輿櫬詣闕上封事雖不能用然嘉其正直擢為豫章鍾陵令廣弘明集據襄陽耆舊傳僅載數行南史亦云其略

大梁應運功高百王慈悲既弘憲律如替愚輩罔識褫

慢斯作各競奢侈貪饕遂生頗由陛下寵勲太過馭下
太寛故廉潔者自進無途貪苛者取人多徑直弦者淪
溺溝壑曲鈎者升進重沓飾口利辭競相推薦訥直守
信坐見埋没勞深勲厚祿賞未均無功側入反加寵擢
昔宋人賣酒犬惡致酸陛下之犬其甚矣哉臣聞人為
國本食為人命故禮曰國無六年之儲謂非其國也推
此而言農為急務而郡縣苛暴不加勸奬本年豐歲稔
猶人有饑色設遇水旱何以救之陛下昔歲尚學置立

五館行吟坐詠誦聲溢境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譚彼岸夫農桑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墮本勤末置邇効賒也今商旅轉繁游食轉衆耕夫日少杼軸日空陛下若廣興屯田賤金貴粟勤農桑者擢以階級惰耕織者告以明刑如此數年則家給人足廉讓可生夫君子小人智計不同君子志於道小人謀於利志於道者安國濟人志於利者損物圖己道人者害國小人也忠良者捍國君子也

臣見疾者詣道士則勸奏章僧尼則令齋講俗師則鬼禍須解醫診則湯熨散丸皆先自為也臣謂為國之本與療病相類療病當去巫鬼尋華扁為國當黜佞邪用管晏令之所任腹背之毛耳論外則有勉捨說內則有雲旻雲旻所議則傷俗盛法勉捨之志唯願安枕江東主慈臣恇息謀外甸使中國士女南望懷寃若賈誼重生豈不慟哭臣今直言犯顏罪或容宥而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所以不憚鼎鑊區區必聞者正以社稷計重

而螻蟻命輕使臣言入身滅臣何所恨夫謀臣良將何代無之貴在見知要在用耳陛下皇基兆運二十餘載臣子之節諫爭是誰執事皆同而不和答問唯唯而已入對則言聖旨神衷出論則云誰敢逆耳過實在下而謫見於上遂使聖皇降誠躬自引咎宰輔晏然曾無謙退且百僚卿士尠有奉公尸祿競利不尚廉潔累金積鏹侍列如仙不田不商何故而爾法者人之父母惠者人之仇讎法嚴則人思善惠多則物生惡惡不可長欲不可縱

伏願去貪濁進廉平明法令嚴刑罰禁奢侈薄賦斂則天下幸甚謹上封事二十九條伏願抑獨斷之明少察愚瞽條上時帝大弘釋典將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　此即前所云二十九條也

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則皆畜養女皆不貫人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養女皆服羅紈其蠹俗傷法抑由於此請精加檢括若無道行四十已下皆使還俗附農罷白徒養女聽畜奴婢婢唯

著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如此則法興俗盛國富人殷
不然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復國有
朝廷擢用勲舊為三陲州郡不顧御人之道唯以貪殘
為務迫脅良善害甚豺狼江湘人尤受其弊自三關以
外是處遭毒而此勲人投化之始但有一身及被任用
皆募部曲而揚徐之人逼以衆徒多投其募利其貨財
皆虛名上簿止送出三津名在遠役身歸鄉里又懼本
屬檢問於是逃亡他境僑戶之興良由此故

又梁興以來發人征役號為三五及投募將客主將無
恩存卹失理多有物故輒刺叛亡或有身殞戰場而名
在叛目監符下討稱為逋叛錄質家丁合家又叛則取
同籍又叛則取比伍比伍又叛則望村而取一人有犯
則合村皆空雖肆眚時降蕩滌惟始而監符猶下舊日
限以嚴程上下任信下轉相督促臺使到州州又遣押
使至郡競急切同趣下城令宰多庸才望風畏伏於是
斂戶課薦其筐篚使人納重貨許立空文其百里微欲

矯俗則嚴科立至自是所在恣意貪利以事上官又請斷界首將生口入北及關津廢替須加糺擿又言盧陵年少不宜鎮襄陽左僕射王暕在喪被起為吳郡曾無辭讓其言深刻又請復郊四星

荀濟字子通潁川人家江左博涉羣書志調矯俗初與梁武帝知交及登位以其好亂仕不及之濟負氣曰會盾鼻上磨墨作檄耳帝深不平後奔魏謀匡靜帝為齊文襄燔殺

上武帝詆釋書濟見帝信重釋門寺像崇盛遂上書論佛教貪淫妖妄又譏造同泰寺營費太甚必為蠹患帝怒將誅之奔魏濟北史有傳不載此書廣弘明集條引折難今僅條附六朝唐初人主大都信佛故下多顧忌凡詆釋者悉略也

三墳五典帝皇之稱首四維六紀終古之規模及漢武祀金人莽新以建國桓靈祀浮圖閹豎以控權三國由茲鼎峙五胡仍其薦食衣冠奔於江東戎教興於中壤使父子之親隔君臣之義乖夫婦之和曠友朋之信絕海內殺亂三百年矣

稽古之詔未聞崇邪之命重沓歲時禘祫未嘗親享竹脯麪牲欺誣宗廟違黃屋之尊就蒼頭之役朝夕敬妖怪之淫鬼曲躬供貪汚之賊禿駝信邪教謟祭淫祀恐

非聰明正直而可以福祐陛下者也

臣請言得失推校是非案釋氏源流本中國所斥投之荒裔以御魑魅者也乃至舜時竄擣杌於三峗左傳允姓音捎之姦居于瓜州是也杜預以允姓陰戎之别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峗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燉煌為月氏迫逐遂住蔥嶺南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訛轉以塞種為釋種其實一也允姓與三苗比居教跡和洽其釋種不行忠孝仁義貪詐甚者號之為佛佛

者戾也或名爲勃勃者亂也而陛下以中華之盛胄方

尊姚石羌戎之軌躅竊不取一也

又按釋迦出戎剖脇而誕摩邪遂殂事符梟獍年長爭

立内不自安背父叛君逆節彌甚達多投石難陀引弓

變革常道自餓形骸安能濟物聚合兇徒易衣削髮設

言虛誕不足承稟九十六道此道最貪叶彼滛愚衆多

崇信至如瑠璃誅釋瞿曇路左視之在生親尚不存既

歿疎何能救斯即不行忠孝若天下習之陛下則無以

霸之基也八曰三長六紀四大法集此別行正朔密行微發也九曰設樂以誘愚小俳優以招遠會陳佛土安樂斥王化危苦此變俗移風徵租稅也十曰法席聚會邪謀變通稱意贈金毀破遭謗此呂尚之六韜秘策也凡此十事不容有一萌兆微露即合誅夷今乃恣意流行排我王化方又擊鴻鐘於高臺期闕庭之箭漏挂橎蓋於長刹放充庭之鹵簿徵玉食以齋會雜王公之享燕唱高越之讚唄象食舉之登歌歎功德則比陳詞之

祝史受儭施則等束帛之等差設威儀則效旌旂之文
物凡諸舉措竊擬朝儀云云陛下方更傾儲供寺萬乘
擬附庸之儀肅拜僧尼三事執陪臣之禮寵既隆矣侮
亦劇矣臣不敢者四也
陛下以因果有必定之期報應無遷延之業故崇重像
法供施彌隆勞民伐木燒掘螻蟻損傷和氣豈顧大覺
之慈悲乎妖鬼堪能致福可廢儒道釋充足能除禍屏
絶干戈今乃重關以備不虞擊柝以爭空地殺螻蟻而

營功德既乖釋典崇妖邪而行謟祭又虧名教五尺牧豎猶知不疑四海之尊義無二三其德臣為陛下不取五也

今僧尼不耕不偶俱斷生育傲君陵親違禮損化一不經也

凡在生靈夫婦配合產育男女佛法反之多營泥木專求布施寧非巨戾二不經也

姦僧矯詐自稱大覺而比丘徒黨行婬殺子僧尼悉然

秦政受誑於三山漢武見欺於五利信順妖訛一至於此不察情偽豈懲前失

宋齊兩代重佛敬僧國移廟改者但是佛妖僧偽姦詐為心墮胎殺子昏婬亂道故使宋齊磨滅今宋齊寺像見在陛下承事則宋齊之變不言而顯矣今僧尼坐夏不殺螻蟻者愛含生之命也而傲君父妄仁於昆蟲也墮胎殺子反養於蚊虻也夫易著君臣夫婦父子三綱六紀也今釋氏君不君乃至子不子綱紀紊亂矣

乾隆御覽之寶

釋文紀卷二十七